

# 凝望故乡的群山

宋瑞林

故乡地处蟒岭腹地，我站在山岗上，不止一次地凝望故乡的群山。

故乡的山连绵起伏，迤邐千里，远远望去，万千山峦如波涛汹涌的大海，波峰浪谷，苍苍莽莽，你才会体会到自己是真正的山之子，山风呼啸，千岩万壑，波动荡漾，这真的是一种伟大的奇观。

故乡的山林木茂盛，草木葳蕤。那一片片四季葱绿的松林，庄严、清新，树林阴翳，走进松林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你会觉得清凉入脾，腋下生津。躺在厚厚的松针上，抬头望着水一样清澈的天空，你会觉得是如此清明、悠远。听着树荫深处传来的声声鸟鸣，更会把你的思绪引向邈远。故乡的松林啊，每一次躺在树下，我就像一个孩子，在这里滤去了多少忧伤、浮躁和困惑，这巨大繁盛的松林就像宽厚慈祥的母亲，为

我疗伤，给我温暖和力量。

故乡的山林是一座天然的植物园，白桦树、红豆杉、红枫等珍稀树种在这里落地生根，我曾经在深山老林里看见过一大片白桦林，山风吹来，树影婆娑，不由人唱起了那句著名的歌词：高高的白桦林里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，在流浪。一时间，逸兴遄飞，豪情满怀。一到秋天，红枫毕毕剥剥地“燃烧”起来，辉煌壮丽的红霞再一次把故乡的山林装扮得如此妖娆、秀美。

幽深的山林里走着威武霸气的虎豹，它偶尔一声长啸，惊慌了山溪边喝水的野鹿、山羊，野鹿摇晃着鹿角惶惶然遁入密林深处，山羊也惊恐四散，藏身于幽谷深林。

更多的时候，山林里传来声声鸟鸣，清脆、欢快的叫声是黄鹂鸟，幽怨声咽的是布谷，简单、喜庆的是喜鹊。夏日的早晨，晨光熹微，走进山野，你就走进了鸟的天堂，

那一声声热烈的、短促、悠长的鸟叫声，让你心情舒畅，情怀起逸。

人常说，山有多高水有多长。故乡的山林到处都有野草覆盖的潺潺流水，这些山野间默无声息的山溪水从高山之巅流下，在密林深处缓缓流淌，在花间蜿蜒，长流不息的山间溪流，水汽氤氲，滋养着这一片片树林，哺育着林中鸟兽。雨水丰沛时节，一座座大山上的无数条溪流唱起了欢乐的歌，一条条水瀑，飞珠溅玉，声震天地，形成了一幅幅大写的山水巨幅画卷。若遇冬日天寒，这些水流滴水成冰，形成晶莹剔透的冰雕奇景。

故乡的群山哦，你这天地间立体长轴画卷，每一次凝望，就是一次灵魂上的对话。我愿意化作林间的一片树叶、一缕山泉，化作群山上那一朵悠悠的云彩，一次次在它上面流连、流连。

# 居家的日子

鲍久霞

新冠肺炎疫情在十三朝古都蔓延，居家两个字只要看到或想到，都会让人惊慌，抑或在脑海里立即反射出：是高危地区返乡人员吗？是密接者吗？

只是我的居家，是因为病了。疫情又一次告急，我们没敢有半点迟疑，马不停蹄奔走在疫情排查督战的火线，连日奔波劳累。前些日子，肚子一直隐隐作痛，浑身无力，头重脚轻有点虚脱的感觉，一直忍着没去看医生。终于吃不消了，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医生果断地做了个小手术，开了药，要求必须在家里休息。硬撑会引来更多麻烦。尽管放不下手头的工作，还是按照医嘱请了假，居家休养。

第一天，喝完药捂住肚子在家里美美睡了一天，直到饿得不行了才起来吃点东西，心里不住地感叹，在家真好！

想想我的同事，还在天寒地冻中入户排查、登记返乡人员，还在忙着核酸采样，还在村口、路口值守，此刻自己能在被窝里暖暖和和地睡大觉，感觉是很奢侈的一种享受。

这么多年，很少能安然地在家休息过，工作上的事好像总是忙不完。四年多了，没休过年假，就是礼拜天都在加班，冬要防火、春要忙种、夏要防旱、秋要防汛，更别说常态的环境整治、信访维稳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、疫情防控等等，杂七杂八的事务林林总总。人常说：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亩针。如何把这千条线在针眼里穿过，而且要落地有声，基层干部的艰辛真不是用几句话就能表述清楚的。因疫情的影响，凡是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乡人员都实施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。此时，自己悄无声息地加入了居家的行列，有点愧疚。

两天时间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身体上的疲劳也缓解了很多。很想把假期安然地睡完，却是辗转反侧，怎样也睡不着了。该死的疫情，把家人都隔在外地，偌大的房子，住着浑身无力的自己，更觉得空旷凄凉。阴冷的天好像只有北风在陪伴，看看窗外寂静的街，除了公务车和捂着单薄的口罩行走在一线的人员外，很难找见别的东西，心情莫名地压抑暗沉起来。

只能在电视上和手机关注疫情，西望长安，那里有一千三百万同胞在焦虑期盼，有我的亲人、挚友，他们在盼着与我相见；有成千上万的逆行者，舍小家顾大家，奋战在最危险的地方。在视频上看到他们在雪花飘落的夜晚，站在简易帐篷前瑟瑟发抖地吃着落雪的便餐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

往日，我穿着便装和全副武装的他们一样行走在社区、村庄，偶尔听到居家隔离的人说：“把人在屋里憋死了，闲得心发慌。”我总是陪着笑脸一边讲政策，一边在心里想：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把我们跑得都累死了，你在家，吃的用的都给送到门上，还嫌闲得发慌，要能让我在家里睡上几天，那还不把人美死。其实，真正闲下来了，心里百般不得安宁。三天过后，满脑子都是外面的世界，想出去走走，晒晒太阳，看看冬阳，想吃火锅，想逛商场……当然，最想的是赶紧把手头的工作弄完，怕活儿越积越多，头也会跟着膨大。现在更能明白，受限制的日子该有多焦虑。

医生交代要好好休养，恢复还得几天。特殊时期，既不能随意出小区，也不能去小诊所打吊瓶，只好靠药物疗养。静下心来，把以前忙碌的模式调成缓慢模式，把千头万绪的工作暂时放下，学着蒸精致的包子，学着做双色皮的饺子，学着擀劲道的面条……在腊八这天耐心地熬上一碗八宝粥，烟火气息扑面而来。吃饱了肚子，泡一杯香茗，静静地看着那缕温热袅袅升腾，自己也如同翻滚的茶叶一道舒展、轻盈，捧一本曾经走马观花看过的小说再细细品读，随剧情起伏、随文字游弋，竟是这般安暖。

生活总是纷纷扰扰的，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不论身处何方，于怎样的环境，懂得随遇而安，学会内心的充盈，才不会感觉孤独。能习惯把自己置身于忙忙碌碌的环境，也得习惯独处一室，与一杯茶、一本书共度美好时光。

朋友看了男朋友一眼，男的就开始买瓜子了。要是文学圈人来了。老宁笑笑的，先给抓花生，抓瓜子。

那个时候，我的父母在那条街的东边儿住着。每当我走过的时候，我的口袋里都塞满了花生和瓜子。

生活还是日复一日地继续。电影院后来不行了，没有几个看电影的。冬天寒冷、昏黄的灯光下，戴着鸭舌帽的儿童文学作家老宁站在灯光里，像一棵树。袖着手，不断地打哆嗦。一条青白的路横在他面前，对面那个商店的老男人看着他。相对无言，清冷的街上，偶然有喝醉酒的人，歪歪斜斜地走过，酒气像风，一阵就散了。

外国有个电影，叫《天堂电影院》，说的是爱与失落。有点感动，却与这块土地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电影把天堂与电影院关联在一起，说天堂就是电影院的影子，也说电影院就是俗世里的天堂，名字挺妙。

《天堂电影院》说的是小镇，我们是商县城，大小不一，感情却相通着，怀旧且真情。如今，老宁坟上的草都长得多高了，就像十字口的那个电影院，成了一个传说，成了一代人的记忆。每当走过十字口，我总向东边看一看，再也看不见老宁。电影院早变成了高楼，冷漠地居高临下站着，只能一声叹息。

时代变了，买着贼贵的票，坐在再高大上的电影院，也找不到当年的味道了。那些声光电高科技营造的热闹，感觉只是冰冷的画面堆砌，没有朴实的、有温度的感情。

有温度的东西总是便宜的、是日常的、持久的、真诚的、接地气的，是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。如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如同我心中的天堂一样的小城电影院。

# 商洛山

(总第2285期)

刊头摄影 贾书章

题图摄影 刘发善



1

俗话说，离城一丈，都是乡棒。我长在乡下，尽管与商县城只隔一座高车岭，但没见过多大世面，一脸土土的憨憨相。那时候，小鱼有两大爱好，一是看书，主要是看连环画。二是看电影。正遇上修南秦水库，房湾那儿六七天就演回电影，我们几个孩子成群结队去看，有的片子都能背过，却还看得入迷，如过年吃肉那样的快活。

当年的城乡的鸿沟很深。大的不说，单举看电影两个小细节。一是乡下看电影在露天地里，麦场上，栽个杆子，绑块白布，老让雨淋成落汤鸡。城里看电影在大大的屋子里，风不吹，雨不淋。二是城里看电影人们都坐着看电影，我们在乡下大多是站着的。

我在十来岁的时候，到城里给亲戚拜年，压岁钱发了五块钱。哎呀，那个时候的钱比现在500元都多。拿着从没见过巨款，我到了十字口，想着咋花这笔大钱。

2

商县的十字口，就像天安门旁边的长安大街。老人们说，在十字口栽一个木棍，过些天都变成溜光锤子。这不是说木头厉害，是说人多，一人摸一下，就溜光，见多识广。

当年的十字口是商县文化中心。向北走是北门外广场，是开大会、人们聚集的地方；向西走是广播站，领导讲话、人民说话的地方；向东走是电影院，让人们见识外面世界的地方；向南走是新华书店、图书馆、莲湖公园，还有县委、县政府。

站在十字口，就站在商县的中心，有点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。十字口的人，只要住在旁边，哪怕是修鞋的、卖饭的，也像北京城的人一

# 小城电影院

鱼在洋

样，有一种趾高气扬的优越感。

商县城那会也不大，点一根烟没抽完就出了城门。过了黄沙桥，一地的玉米；过了体育场，东边也是庄稼地。可不管怎么说，早年的十字口，是一个有电影院、有书店、有广播站、有中心广场，一个灵魂、心脏一样重要的地方。

那天拿着压岁钱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像城里人一样，正儿八经看电影。从那个小洞口里面把钱递进去，说买一张电影票。一个烫着爆炸头的美女说，给票。那种感觉，真好。

走进大铁门，顺着台阶向上。进了那个亮着灯泡、一排排座椅的大房子。找到自己的座位，硬硬地坐下来，就像土财主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感觉真舒服。

电影开始了，好像是样板戏《红灯记》。李玉和手举红灯，唱腔高亢，一看就是正面人物。当李玉和被枪毙的时候，戴着手铐，好像站在你面前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扑面而来，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3

第二次走进商县电影院是吊唁毛主席。我们乡下的学生排着队来，那时候我的老父亲还很年轻，坐在门口当工作人员，一脸肃穆送我们进去。花圈很多，人也黑黑一片。当那沉重的

哀乐响起的时候，我都不明白世界上还有这么悲怆的音调，听着就让人想哭。我们跟着大人三鞠躬，看着那个老爷爷在照片上笑着。大人们流着眼泪，哭声阵阵。

我们知道，肯定出了大事情，没人敢说话。轻着脚步，慢慢地走出去。

后来我上了高中，在商洛中学。我一个表哥一直当兵，他给我送了一个军帽。那个年月的军帽，比现在黄金首饰还值钱。男孩子戴着军帽为荣，也能显示我们根红苗正，与亲人解放军有关系。

那天十字口人多得很，都在排队买电影票。我下了晚自习，正从路边走过的时候，突然头上一凉。回头一看，我的军帽被人抓走了，一个长头发的小伙骑着自行车，后面驮着一个也是长头发的人，我在后面追呀追，喊着，我的帽子，我的帽子。哪里能追上呢？我的军人梦，我的军帽，就这样被人抢了。

4

那个时候的商县电影院，还有一个长着大眼睛双眼皮、烫发美女，像《大众电影》画报里走下来的。她有时候卖票，有时候坐在门口收票。

从她面前走过的时候，男孩子都忍不住要看一眼。

记得那年演《少林寺》的时候，电影院的门前排队人山人海。总有前面插队的，也有死活不让插队的，他们索性打起来。

更可笑的是，有个小伙子让人驮着从人身上过去。那个坚持原则的说你不能插队，他说我怎么插队了？我在你前面，还是在你后面。我在你头上算插队吗？把手伸进去买了票，然后得意扬扬地走了，还把坚持原则的人瞪了一眼。

那个坚持原则的是老同志，把手搓了搓。可惜没有李连杰的功夫，要不打得他满地找牙。那时就一毛来钱的票呀，半个城的人都来了，场场都是满员。

那个美女坐在门口，脸板着。见了长得再帅的小伙也是票递过来，撕一半进去，不言语。冷面的美女呀，大家都偷偷喜欢。

《少林寺》太火了，男孩子都想像李连杰一样，当然也得有个会唱歌的牧羊姑娘。

5

《少林寺》大火以后，电影院就不行了。如同文学，慢慢边缘化了。有一个老儿童文学作家，叫宁有志。家里负担重，一个人挣工资。他在电影院门前摆个摊卖花生和瓜子。作家总是有观察力的，有谈恋爱的走过，就冲男的喊，买点瓜子吧，买点花生吧，看电影不要饿着呀。女